第一章

我一向认为，一个人的车就是这个人的写照，当我打开这辆八十年代末的福特金牛轿车的副驾驶门，并坐进去之后，我对自己笑了笑。这辆灰色的轿车的确就像它的主人菲尔兹医生一样，无可挑剔。它没有刮伤，没有撞痕，每样东西都安分守己各司其职；它明亮、整洁、干净，适合家庭使用，安全至上。就像它的主人一样。

并且虽然它仍然运行良好、结实可靠，但它其实已走过漫长的路程和悠长的岁月。就像它的主人一样。

而我的车也是我的写照么？就像我认为的那样——是的，它确实是。一辆结实的四驱吉普，有一些擦伤和凹痕，不是太老旧，但也肯定并不像卖场里展示的那些那样崭新和漂亮。更加强壮，有了一点年纪，有时很有趣，永远很实用，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兽医，我很能干；作为一辆可以让我在休息日把我的狗放在后座、载着我们一起出城的吉普车，它也很能干。我的吉普并没有用任何特质来高调宣扬自己是一辆“男同专用车”，就像我也没有故意让自己看起来就像个“男同志”一样。

除非你把车后保险杠上的小星星贴纸也考虑在内。

这些星星贴纸是我离开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来波士顿工作之前，我的死党马克贴上去的。他知道我会像以往一样一直埋头于繁忙的工作而错失很多认识新人的机会。他说有了这些后保险杠上的贴纸，我屁股上的纹身被人看到的机会可能

也会大大增加。他还说这些星星贴纸比他本来想贴在我车上的“我是同志，打炮不？”贴纸，要来得委婉多了。他认为这个做法很幽默。马克总是自认为很幽默。

“什么事让你笑成这样？”菲尔兹医生问道。

“哦，没有什么。”我看着方向盘后面的这位老人，一语带过。但我仍然看着他并一直微笑着。

他也向我报以微笑，并接着问道：“你安顿得怎么样了？喜欢这里的生活么？”

“是的，”这一次我坦诚地回答了他，“非常喜欢。我的意思是，虽然我刚来一个礼拜，但目前见到的一切我都很喜欢。”也确实是这样。在东韦茅斯动物医院的新工作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

他再次笑了起来，似乎对于自己雇佣了我这个决定感到非常高兴。

他集中注意力开了一会儿车，又问我：“你在哈特福德的时候，做家庭出诊么？”

我笑着回答：“呃，不做。我以为家庭出诊是乡下兽医要看大型牲畜才做的事情。”或者是只发生在电视节目里，我漫无边际地想着，但还是把这句话留在了肚子里。

这次轮到菲尔兹医生笑了。“好吧，我的名单里现在也没有太多需要家庭出诊的了，只有一些长期的固定客户。”

而这就是我们现在要上门的。我们的动物医院坐落在这个城镇里一个漂亮的街区，所有需要出诊的家庭也都在这附近。我们第一个要拜访的是姚夫人和她那只已经十七岁的猫——“胡子先生”。到了之后，对于姚夫人希望我们到她家里来出诊这件事，我完全不再惊讶。她肯定已经将近百岁高龄了，身高大概只有四英尺，有一头银灰色的头发和枯皱的纸一样的皮肤。

“别被她的外表蒙蔽了，”菲尔兹医生在车里已经警告过我，“她可是像根钉子一样尖锐的。”

她确实是，但她可怜的老胡子先生就没有她这么厉害了。他行动迟缓，在菲尔兹医生温柔地给他进行全身检查时也鲜有反应。菲尔兹医生给胡子先生开了更多治疗关节的药物，但即使是姚夫人也只能悲伤地向我们点头承认，她知道她那可怜的猫咪剩下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不顾我们的阻拦，姚夫人坚持送我们出来。菲尔兹医生安慰地拍了拍她的手臂，告诉她如果她有任何需要尽管给他打电话。当我们回到他的车里，菲尔兹医生叹气道：“我想可怜的胡子先生应该熬不过这个夏天了，”他难过地继续说，“不知道没有他的陪伴，姚夫人要怎么生活。她的丈夫去世之后，一直是这只猫陪伴着她……”老人的声音渐渐消失。他并不用多说什么。我完全理解。

我只是和他一起工作了一个星期，就清楚知道了老人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他记得自己每一个患者和它们主人的名字，并且把自己的时间分配到它们每一位身上，他知道它们的所有

病史。他有一种老派的职业道德，让我对他要如何面对即将退休这件事感到好奇。

正如这家医院会怀念他一样，我想他同样也会怀念这家医院。毕竟从我第一周的工作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的离开将留下巨大的空白，那是需要我去填补的。

我们安静地开了一会儿车，车窗外的房子缓慢地滑过我的视野。我们的动物医院位于南波士顿的韦茅斯，那里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好的社区了，但从被精心照顾的花园和草坪来看，现在我们路过的这些房子档次还要好一点。

为了继续我们之间的谈话，我提醒老人："下一个是布莱尼根家了。"

菲尔兹医生点点头。"艾萨克·布莱尼根……"他摇着头轻声说，"一个悲伤的故事，但不应该由我来告诉你。汉娜会在那儿等你，她是正式看护人。"他有些神秘地说。

当我们驶入一个圆形车道，我还在好奇他这段话的意思。一幢巨大的单层宅院坐落在一片精心修整的花园中间，矜贵的气质彰显着主人的富有。

菲尔兹医生打开了车门，但在下车之前，他对我说道："艾萨克和他的狗——布雷迪——有一些适应方面的问题。他有一点……"他努力寻找一个合适的词语，"……'固执'，但我想他有他自己的理由。"

在我确认"他"到底指的是狗还是主人之前，老人下了车。我

只好从后座抓起包，紧随其后走向别墅大门。

一个女人给我们开了门并站在门边欢迎我们。她一见到菲尔兹医生就立刻笑得非常热情，看起来三十岁左右，只比我大一点，一头棕色的卷发，皮肤苍白，脸上带着宽厚善良的微笑。

“汉娜，”菲尔兹医生为我们介绍彼此，“这位是卡特·里斯医生。卡特，这位是汉娜·布莱尼根。”

我伸出手，她也握了上来。“很高兴认识你。”

她仍然保持着微笑说：“麦克斯带着你一起巡诊了么？”

她直接称呼菲尔兹医生的名字，我立刻意识到他们应该非常熟悉了。在我回答之前，菲尔兹医生已经接过了她的话：“卡特医生将会接替我在医院的工作。”

“噢，”她转过目光看着这位老人，轻声问道，“你要退休了？”菲尔兹医生点了点头。“艾萨克没跟我讲过这件事……”

“他也不知道，”菲尔兹医生平静地告诉她，“我本来打算今天跟他讲的。”

就在这时，一个看起来可能比我还年轻的男人走进了门厅。他穿得看起来像是刚刚从游艇上下来：卡其色短裤、白色Polo衫、昂贵的真皮船鞋，和可能价值我一个月薪水的小巧的暗色设计师款太阳镜。他看起来身材很好，和我五尺十寸

的身高相仿，有一头暗棕色短发和白皙的肤色。他真的很漂亮。

他笑着接话：“跟我讲什么？”

这位就是艾萨克·布莱尼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会以为他是一个老人，但我确实是这么想的。菲尔兹医生说艾萨克有一个看护人，所以我以为承担这个责任——并拥有同样姓氏——的汉娜应该是他的女儿。但现在看来大概是他的妻子吧。

“我去带布雷迪过来，”艾萨克出现在门厅之后，汉娜说道，“在你们过来之前，我先放他出去上厕所了。”

菲尔兹医生对她笑了笑，然后转向艾萨克。这位年轻人却一直看着我的方向，虽然并没有直视。他开口问道：“这次我们还有其他客人？”

“啊，是的，”菲尔兹医生回答，“艾萨克·布莱尼根，这位是卡特·里斯医生，他也是位兽医。”

“嗨，”我朝他示意，“很高兴见到你。”

“可他为什么在这里？”艾萨克非常无礼地问道。我有点被他毫不掩饰的无礼惊到了。

“我们可以先去客厅坐下么？”菲尔兹医生说道。“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诉你。”

艾萨克转身穿过空旷的大厅向沙发走去，坐下之前他轻轻地摸了摸沙发的边缘以及扶手。菲尔兹医生紧跟着他，而我还站在门厅，感觉到有些疑惑。

菲尔兹医生之前说这个男人有些“固执”，而我觉得他的毛病只是太无礼了。但我跟着他们坐在艾萨克对面之后，菲尔兹医生对坐在他旁边的年轻人做出了奇怪的举动——他把手放在了艾萨克膝盖上。

“我今天带卡特见了所有我的家庭出诊客户，”菲尔兹医生跟他说道，“因为他将接替我的工作，我要退休了，艾萨克。”

艾萨克仍然坐在那里，没有任何反应。他表情僵硬，甚至连太阳镜也不摘。“什么时候？”

“两周之后。”菲尔兹医生回答。

汉娜从厨房走了过来，带着一只金色的拉布拉多犬，我想这就是布雷迪了。他大概两三岁大，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和一张开心的笑脸。他跑过来坐在艾萨克脚边，就好像自己也是这场人类谈话的一份子。

艾萨克没理这只狗，这也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他甚至没有给他一个抚摸或者轻拍，没有对他做任何动作。相反地，他直接继续对菲尔兹医生说：“我需要一些钙粉，就是我通常加进布雷迪的食物中的那种。”

菲尔兹医生点点头：“我记得我上次给过你一些了。”

“被我打翻了。”艾萨克平静地回答。

有些事不太对头，比如艾萨克和菲尔兹医生说话时一直没有正对着他的方向，比如他一直不肯摘下太阳眼镜。我环视四周，直到发现了我要找的东西：房间对面壁炉台上的一些照片。那是他和另外一只狗的照片，并不是随便什么类型的狗，而是一只导盲犬。

艾萨克·布莱尼根是个盲人。

“我不太确定，麦克斯……”他说道，“这么长时间里一直是你做我们的宠物医生……”

菲尔兹医生有些抱歉地看着我，笑道：“里斯医生非常棒，我亲自把他从一群候选人中挑选出来接替我的位置，他是从哈特福德搬到波士顿来接受这个工作的。”

“我可以理解你的顾虑。”我坦诚地打断他们的对话，艾萨克也转过脸来。我希望向他证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但又觉得如果要让艾萨克或者布雷迪开始喜欢我，被狗喜欢还容易一点。于是我补充道：“你信任菲尔兹医生，并且你还不认识我。但是，艾萨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和布雷迪独处几分钟么？”

艾萨克嘀嘀咕咕地回答我，说的好像是：“当然，随你。”接着他站起来走向了厨房。布雷迪坐得更高了一点并且看向艾萨克，但没有跟上他。

我轻声叫着这只狗的名字，他顺从我的命令转向我。我坐在

沙发上，轻轻拍了拍大腿。“过来。”

布雷迪就像我让他做的那样，走了过来，坐在我的两腿之间，用大大的棕色眼睛看着我，似乎对着我笑了。这让我也对着他笑了起来。我抬头看向菲尔兹医生，但他却正望向艾萨克。

那个男人到了厨房料理台边上，用一种熟悉的放松姿态走了进去。他用手指抚摸过料理台的边缘，然后停下，问道：“有人要喝点什么吗？冰茶？”

他并不是真的要等我们的答案，只是走到一个特定的橱柜前，拿好杯子，然后走向冰箱并且拿出一壶冰茶。

他显然很熟悉自己的厨房，他好像可以看得见一样熟练地做着这一切。我发现自己在看他。当坐在我旁边沙发上的汉娜再次开始讲话，我才想起了我们这次出诊的原因。

“布雷迪认得你是谁了。”她笑着说。

我低头看向这只狗，他闭着眼睛把脸搭在我的膝盖上，享受着我在他耳后的抚摸。我回过头看向汉娜并且向她微笑。

“是的，看起来我找到了一个新朋友。”

厨房里传来一记响亮的声音，我们都转过头去。艾萨克弄掉了一把勺子，他的表情有一点不高兴，我怀疑他也许是故意这么做的。他看起来确实不太开心。

我重新看向汉娜，她也微笑着看向我。“所以，卡特，是这么叫吗？”

“是的，”我回答道，感谢她转移了话题，“卡特·里斯。”

“你刚刚搬来？”她继续问道。“麦克斯是这么说的吧？”

我一边点头一边继续轻拍布雷迪。“从哈特福德搬过来的，但现在波士顿就是我的家了。我搬来韦茅斯住，不错的地方，离我的工作地点也近。”

艾萨克端来了一个托盘，托盘里是几个装了半杯冰茶的玻璃杯，他慢慢地把托盘放在了咖啡桌上。他看似非常轻松地完成这一切，这让我感到非常吃惊，而我甚至没去想象这实际上究竟有多难。

“所以，卡特，”当我终于把眼睛从她弟弟身上移开后，汉娜看着坐在我两腿之间的狗，笑着继续问道，“我们的患者怎么样了？”

我看了看他，检查了他的脊椎、骨盆、四肢和关节，又看了看他的眼睛、牙龈和牙齿，虽然其实并不需要，因为他一看就非常健康。但在我表态之前，菲尔兹医生接过话道：“布雷迪现在快要三岁了是吧？”

这有点奇怪，他甚至没有做任何诊断，他只是在引导这场谈话。我好奇地看了他一眼，他对我快速地不着痕迹地摇了摇头，我知道现在不是问他问题的时候。但如果我想让艾萨克以后可以相信我的专业能力，我必须说些什么。于是，我开

口道：“艾萨克，他的胃口怎么样？”

这不是一个特定的具体问题，而更像是一个泛泛的了解。

艾萨克重新坐到了菲尔兹医生旁边，他看起来对我的问题感到吃惊：“如果你不管的话，他会一直吃下去吃到撑爆。”

我笑了起来。大多数拉布拉多，即使是训练有素的导盲犬，如果你放任不管，它们都会一直吃到撑爆。但我并没有把这句话讲出来。“他平均每周工作几天？”我并不是一个导盲犬专家，但我也了解一些知识，我知道当它们被戴上牵引绳和它们的主人一起行动时，就属于工作时段了。

艾萨克仍然没有任何表情或反应，这让我以为我又问了错误的问题。还好他开口回答了我：“这不一定，有时候五天，有时候七天。”他本想说些别的什么，但又好像觉得这样就好了。他抬起头看向大致的我这边的方向。“为什么这么问？”

“只是想多了解一点。”我回答道，希望我的语气能听起来真的若无其事。“那就这样吧，我想菲尔兹医生会告诉我其他我需要知道的细节的。”

菲尔兹医生——我未来两周的老板——突然插进了我们的谈话，说：“里斯医生，你可以去我车里把那袋干狗粮拿过来么？在我的后备箱里，有一袋五磅的狗粮，我忘了把它带进来了。”

我当然读懂了他的言下之意，他想和艾萨克单独谈谈。“当

然可以。”

在我起身离开的时候，汉娜也加入了进来。“我带你出去。”

当我们走出室外，走进温暖的夏日阳光中，她叹了口气。“艾萨克可能有点难相处，”她温柔地安慰道，“别有压力，他和麦克斯已经认识彼此很多年了。”

我打开后备箱，拿出了那袋狗粮，然后关上了厢门。我看着她笑道：“我看出来了。”

她也向我报以微笑。“你看出了什么？艾萨克有些难以相处？还是他和麦克斯是好朋友？”

我聪明地选择不回答这个问题，而这本身就是一个答案。

汉娜继续笑着点了点头。“你别把他的言行太放在心上。他很爱布雷迪的，真的。只不过最近这情况不怎么好……”

在我问她这句话的意思之前，她看着我怀里的袋子，目光重新亮了起来。“来吧，让我告诉你应该把它放在哪里。”

我们走回别墅，穿过客厅，艾萨克和菲尔兹医生仍然在继续他们的谈话。我们进了厨房，我把布雷迪的这袋干狗粮放在了料理台上，就在这时，他们也结束了谈话，站起身来。

我们告辞的时候，菲尔兹医生像一个祖父对待自己孙子那样拍了拍了艾萨克的手。“这并不是告别，我会常常打电话来了解你的近况。”

艾萨克哼了一声。“如果你有那个能力把自己从高尔夫球场上拖下来的话。”

菲尔兹医生哈哈大笑。“对，确实是这样。”接着他又变得严肃了起来，拍着这个年轻人的手接着说道：“你可以从里斯医生这里得到同样的服务，以后他会照看你的。”

艾萨克点了点头，但还是什么都没说。在我们开车回诊所的路上，菲尔兹医生对我感叹。“艾萨克还是没有很好地接受变化，”他解释道，“他向来如此。”

我想，对于一个失明的人来说，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呢。他熟悉并且信任菲尔兹医生，不只是信任他对导盲犬的照顾，也信任他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信任他来到自己的家中，进入自己的避风港。对于艾萨克来说，任何一个变化，肯定都是一种痛苦。

我看着这位老人，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是的，我也不认为他能接受。”

关于艾萨克·布莱尼根我还有很多问题，但我意识到这位老人刚刚的确是和一位老朋友作了告别，所以我决定等过些时候再问。我们一言不发地开着车回到了诊所，马上继续展开其他的预约诊断工作。但还没到今天夜里，我想知道的答案就自己冒出来了。

我结束了这天的日常预约之后，打开布莱尼根的档案开始进行一些案头工作。看完后，我轻轻敲开了菲尔兹医生的办公

室，当他抬起头，我举着那叠厚厚的档案向他示意，他很快明白了我想讨论的对象。

“为什么我们要对一只健康的狗做所有检查呢？”我问道。“我们到底想要检查出什么问题？”

菲尔兹医生放下笔合上了他面前的文件夹，取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揉了揉眼睛，深深地叹了口气。

“进来坐下吧，卡特，”他无奈地说道，“让我来告诉你艾萨克·布莱尼根的事吧。”

第二章

“我第一次遇见艾萨克的时候，他只有十岁。他还是个孩子，正学着适应失明后的生活以及如何和他的第一只导盲犬相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只狗的名字叫科迪。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的记忆力也大不如前了。”菲尔兹医生摇着头说道。

我皱了皱眉。“‘失’明？”

老人点点头。“他在八岁的时候遭遇了一场车祸。他的母亲在事故中去世，而他当时坐在前排，受到了安全气囊的严重撞击。”

我的心里五味陈杂。“天啊。”

菲尔兹医生再次点了点头。“估计那气囊正正地撞在了他的脸上，导致了他的视网膜脱落或是类似的其他问题。然后他陷入了昏迷，在医院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少我是这么听说的。不管怎样，他能活下来就已经足够幸运了。”

我的天呐。

菲尔兹医生深吸了一口气又重重地吐了出来。“你知道，现在他们是能治好他的眼睛的。”他一边说着，一边摇了摇头。“视网膜脱落现在是可以治好的，如果他们能够及时发现这一情况的话。但他当时骨折了。”他搓了搓脸。“全身多处骨折，而且他昏迷了好长时间。”他再次叹息。“他还只是个孩子啊。”

他当然不用向我解释过去二十年里医疗技术取得了多大的进步。我知道这就像是兽医学一样，二十年前的医疗手段和能力与现在比起来差距有多大。

“然而，”老人继续道，“不得不面对失去母亲、失去视力的现实还不是最糟糕的，几年之后他的导盲犬科迪也生病去世了。我记得艾萨克那时候大概是十四岁。”菲尔兹医生摇了摇头。“可怜的孩子被彻底打垮了。”

我唯一能说的话仍然是：“天呐。”

菲尔兹医生点头说：“然后艾萨克有了一只新的导盲犬，萝

丝。”老人微笑起来。“那真是只漂亮的狗。黑色的拉布拉多，聪明，壮得像头牛。艾萨克很爱她。他俩一直形影不离。我觉得在很多方面，那只狗抚平了他人生的许多伤痛。”

他的微笑消失了，摇着头叹气道：“但是艾萨克的父亲一直没能走出妻子去世的阴影，对失明的儿子也完全不上心。他成日酗酒，尽管经历了一个长久而缓慢的过程，他还是在艾萨克十八岁时去世了。”菲尔兹医生再次叹气。“这些年一直是汉娜在照顾艾萨克。现在也还是。”

这次轮到我叹气了，猜出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并不困难。“萝丝怎么了？”

菲尔兹医生慢慢地呼了一口气。“萝丝在死前的那段时间里已经无法胜任导盲犬的工作了。她老了，行动也变得缓慢，但当她的听力也开始退化时，就会给自己和主人都造成安全上的风险。”他一边回忆一边摇头。“艾萨克无论如何都坚持要把带她在身边。这种情况在她去世之前维持了两年，但是在她去世前，他一直拒绝考虑找只新的导盲犬。那差不多也是两年前的事了。”

“天啊，那真是糟透了。”

“是的，”菲尔兹医生点头赞同，“而现在他有了布雷迪。他们已经相处了有六个月了。”

“他是只很好的狗。”

“也是只漂亮的狗，”老兽医补充道，“但他不是萝丝。至少对艾萨克来说不是。”

我问道：“所以这就是他现在在做的事？在布雷迪身上找毛病？”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兽医会允许他这么做？“为什么你允许他这么做？”我问他，完全不在意自己听上去会不会很无礼。“为什么要顺从他的意思让那只狗受委屈？”

他叹了口气。“布雷迪是我有幸见过的被照顾得最好的狗。那些检查推脱不掉，所以我基本上两周给他做一次体检。我永远不会做任何有可能伤害布雷迪的事的。”

我知道这位老医生有着卓越的名声，我也知道他不会伤害动物。况且他是对的，布雷迪的身体状况无可挑剔。

“那么艾萨克到底想要找到什么？”

菲尔兹医生耸了耸肩叹气道：“我认为他在找一个借口——一个他为什么不应该养这只狗的理由。”

“养导盲犬也不是强制性的，”我告诉他，“艾萨克自己选择这么做。如果他不想要这只狗，那他为什么要走完那么麻烦的选拔流程？”

菲尔兹医生笑了。“哦，他是想要布雷迪的。他绝对非常想要那只狗。但我觉得他总是疏远他是因为害怕自己再次心碎，”老人笑得很伤感，“我猜他认为如果他不让自己去在乎，他就不会受伤。”

我跌回椅子里，感觉自己的胃像打了个结。我轻声说：“这真让人难过。”

“是的，”菲尔兹医生点了点头，“我刚刚在想如果我一直这么做，给他足够的时间，他也许可以意识到问题不是出在布雷迪身上。”

不，问题当然不是出在狗身上。问题出在人身上。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

我再次叹气。“所以我要两周后再见他一回？”

菲尔兹医生点点头，他说：“没错。他想要再来一份钙粉。他说他把上一份打翻了。能不能麻烦你明天给他捎过去？看看我不在场的时候你们处得怎么样。”

“好的，”我答应道，“这可能是个好主意，他看上去不是很喜欢我。”

菲尔兹医生笑了起来。“噢，那只是因为他还不熟悉你。等着吧，他会跟你熟络起来的。”

* * *

我先打电话给汉娜告诉她我会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捎带布雷迪的钙粉过去。她说这刚好，因为艾萨克在周四时会工作到稍

晚一点。直到挂断了电话我才反应过来她刚刚说了什么。艾萨克有工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对此感到惊讶。但我的确如此。

事实上，我越去想艾萨克，就越对他感兴趣。在约定好的那天晚上，我在他家房前停下车的时候，好奇自己会受到怎样的接待。我深吸了一口气，攥着给布雷迪的小罐钙粉走到前门。在我敲门之前，汉娜打开了门冲我微笑。

“嗨，卡特，快进来。”

我穿过门厅走进那天我们待过的客厅，然后朝厨房走去。我先把钙粉拿起来给汉娜看了一下，再把它放进橱柜里。

“之前说过的。”

“哦，谢谢。”她保持着她一贯的微笑。“我们也刚到家。今晚的路况糟透了。”

正当我准备询问布雷迪和艾萨克在哪儿时，我听到了熟悉的爪子踩在瓷砖上的声音，然后是门关上的声音。他们刚刚肯定是去后院了。紧接着布雷迪带着一张笑脸摇着尾巴先进了门，我也朝他笑了一下。

然后艾萨克也走了进来。

他穿着修身的灰色西装，里面是没有系上领口扣子的白色衬衫，脸上依旧戴着我第一次见他时戴的那副设计师款太阳镜。天呐，我的嘴都合不拢了。穿着便服的他就够好看了，

那么穿正装的呢？还是一套非常修身的正装？他看上去像是从男士穿搭指南上走下来的一样。他真的……很美。

“是你吗，里斯医生？”他问道。

我还没来得及合上我的嘴，然后汉娜看了我一眼，我知道她有所察觉了。她看到了我痴痴地盯着她的弟弟、几乎都要流出口水来的一幕了。

“呵呵。”她小声说了一句，但是很快用另一句话盖过：“是的，他把钙粉送来了。”她咧嘴笑了起来。

“没错，”我说着，看着艾萨克清了清嗓子，“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这么晚来拜访。”

“不介意。”艾萨克回道。“我听到了不熟悉的车的声音，我猜那就是你。”然后他问：“你开的什么车？”

“哦，”我甩了甩头，试图让自己的思绪回到正轨，“是四驱的吉普。”

艾萨克正准备问另一个问题，但汉娜打断了他。“你们为什么不坐下来，我给你们弄点喝的？”接着她一手一个地将我们推进客厅，笑着说：“你们接着聊，我等下把喝的拿进来。”

艾萨克嘴上嘟囔着抱怨了几句他的姐姐，但身体却诚实地走到沙发边上坐下了。我紧跟着在他身边坐下，然后他立即问起了之前准备问的问题。

“你多大了？”

“二十七。”

“毕业于什么大学？”

“康大，”我说，然后我补充了一下全名，“康涅狄格大学。”

他点点头。“最喜欢的运动？”

“冰球。”

“你是观众还是球员？”

“观众。我的速度没有快到能够上场的程度。”我笑着告诉他。这种讯问有点意思，至少他在和我聊天了。

“但你会滑冰对吗？”

“是的。”

“你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黑色。”

“你的眼睛？”

“棕色。”

“皮肤的颜色？”

“什么？”

艾萨克歪了歪头。“你的种族是什么？你是黑人，白人，亚裔还是欧裔？”他有些不耐烦地噘起嘴，不等我回答就自顾自说道。“这很公平。你知道我长什么样，我也应该知道你长什么样。”

“这很重要吗？”我问他。

他笑了笑，但听上去不是很愉快。“你长什么样对我来说怎么可能重要？我为什么要在意？你知道我根本就‘看’不出白人和黑人的差别。他们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他深吸了一口气。“我只是想在脑子里描绘出你的样子而已。”

“我是白种人……”我不太确定要怎么去解释，我从来没试过，“我只要一有机会就待在户外，所以我有点被晒黑了。”

“你在户外干什么？”

“野营，远足。”我回答。“呃，我在老家的时候经常远足，”我纠正说，“我还没好好逛逛这附近呢。不过我会找机会去的。”

艾萨克点点头，然后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问道：“你结婚了吗？”

“没有。”

“有女朋友吗？”

我犹豫了一下。“没有。”

“你犹豫了。”

我笑了。“我有吗？”

“你有，”他回答，“这说明你要么是在说谎，要么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你要原谅我弟弟，”汉娜一边说一边端来两杯冰茶，递了一杯给艾萨克，“他这人直来直往，一点不照顾别人情绪。”

艾萨克耸耸肩。“兜圈子没什么意义。毕竟我没有‘通过别人的面部表情来衡量对方诚意’这种奢侈的能力。”

汉娜哼了一声。“你也没有‘待人礼貌’这种奢侈的能力。”

艾萨克叹了口气，我则轻笑着目送汉娜走回厨房。他们刚好就是我想象中的兄弟姐妹相处的样子。而我发现我对艾萨克有些着迷了。他长得自然是很好看，甚至可以说很美，但令我着迷的不仅仅是这一点。他是位盲人，这没错，但他非常自信、骄傲，甚至是傲慢的。这是他设置在自己身边用来保护自己的防卫措施。我心知肚明。

我克制不住地想要知道，真正的艾萨克·布莱尼根是什么样

的。

他的嘴唇因思索而紧抿着，但是没等他开口，汉娜在厨房里喊我，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卡特，你要留下来吃晚饭吗？”

“呃，不了。”我回答，然后起身看着汉娜。“谢谢你的邀请，真是太客气了。但是我得走了，有位非常没耐心的女士在家里等我。”

“我记得你说过你没有妻子或是女友。”艾萨克坐在沙发上说。

我笑了起来。“我说的这位没有耐心的女士是一只叫作‘米西’的杂交边境牧羊犬。她是我养的狗。”

“你从没说过你养了一只狗。”他回道。

“你也从来没问过。”

艾萨克先是猛地把嘴闭上了，然后差点没把嘴噘起来。汉娜大笑了起来。

“很好笑是吗，我亲爱的姐姐？”艾萨克有些气急败坏地问。

她再次笑了起来。“没错。”然后她转向我，说：“再次感谢你把钙粉捎过来。”

“这没什么，”我回答，“我其实挺喜欢这次小小的拷问。”

“你是指他这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她一边打趣，一边朝我们走过来。

我再次轻笑了起来。

艾萨克显然也被逗得忽略了之前的揶揄，他起身转向我们，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端正了一下肩膀。“你有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

多了去了。但是我突然就不想问了，我不想因为问了错误的事情而毁掉我们今晚的相处成果。

“就一个。”

他歪了歪头，显然对我的回答表示惊讶。艾萨克以一种高傲的、挑衅的姿态抬起下巴，说道：“问吧。”

“我通过了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通过什么？”

“西班牙宗教法庭？你刚给我的‘二十问’考验。我通过了吗？”

艾萨克转开了脸。“也许吧。”

我笑了起来，而汉娜无声地冲我挑了挑眉。

“那么下周再见了。”我告诉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肯定对我来说这么重要，但是回家的路上我一直保持着笑容。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